

武汉

文史

资料

亲历 亲见 亲闻

大型文史月刊

WUHAN WENSHIZILIAO 总第94期 2000.8

莫元欣：邓小平周成与武汉

王平：张少帅百岁普天贺

肖国全：从汉正街看中国小商品市场第二次创业

魏平生：建国初的武汉市籍烟草业简史

施裕文：蒋介石捕杀邓演达

碧一红：廖承志的漫画

ISSN 1004-1737



0.8 >

9 771004 173007

一九六三年周總理與鄧小平在頤和園



武汉文史资料

(月刊·每月8日出版)

2000年第8期

总第94期

主 编:周志华

副 主 编:易 涛
本期责编:

编 辑:吴义隆

徐双明

美术编辑:李 炜

发 行:江 山

郑汉华

范 力

名人轶事

□4 邓小平同志与武汉

莫元欣

人物春秋

□11 张少帅百岁普天贺

飞 翼

□16 中共早期工人党员郑凯卿(三)

郑季霞

历史纪实

□21 抗战期间宜昌救助难民难童记

郑龙昌 刘思华

政协之窗

□26 从汉正街看中国小商品市场第二次创业

肖国全

历史回眸

□31 建国初期武汉市禁烟禁毒简述

魏年生

□35 武汉市郊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

陈 跃



民国人物

- 40 蒋介石捕杀邓演达

施裕文

遗闻轶事

- 42 廖承志的漫画

碧红

难忘岁月

- 44 周弃子长歌一曲动江城

陈克茵

文史随笔

- 46 汉口中山大道古今谈

吴传健

- 48 嘉靖皇帝并没有到过汉口
——也谈汉口集稼嘴

严昌洪 黄兰田



封面图片：汉口南洋大楼

主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办：武汉市政府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地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102号

电话：(027)88437167

发行业务：82832007

邮编：430014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广告许可证：武上广146号

印刷：武汉新华印刷厂

刊号：ISSN1029-4737
CN42-1162/K

发行范围：公开发行

定价：4.00元

邓小平同志



武汉

□ 莫元钦



在留法勤工俭学时的留影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同志生前在武汉这片热土上，留下了光辉的足迹。他在这里的日日夜夜，有许多动人的故事。

他从西安来

邓小平 1927 年 6 月从西安来到江城武汉。

邓小平原名叫邓希贤。1927 年 2 月，他结束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习生活，奉中共中央之命，回到国内，当时正值国共合作，依照党组织的安排，到西安担任冯玉祥国民革命军中山军事学校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并任该校党组织书记，这是他在国内从事革命实践活动的第一站。

岂料，是年 4 月，中国大地政治风云突变，蒋介石在上海叛变革命，制造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事

件，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紧接着，许克祥在长沙制造“马日事变”，血染湘江。瞬间，上海、长沙、广州和南京等地乌云滚滚，笼罩着白色恐怖。

虽然西安与上海、长沙相距千里，但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工农分子的消息很快传到了西安，邓小平愤慨不已，立即召集军校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军人，愤怒声讨蒋介石的滔天罪行。

时隔不久，蒋介石在徐州主持召开反共联盟秘密会议，冯玉祥赶到徐州参加这个黑会，出于其自身的利益，他在会上倒向蒋介石，达成反共默契。返回西安，开始对共产党人实行大清洗，“礼送出境”。

一向具有临危不惧、遇害不亢性格的邓小平，面对背信弃义的冯玉祥，面对大清洗，他满腔怒火，甩掉头上的军帽，拎起行李，愤然离开西安。他按照党的安排，乘车经郑州，转赴中共中央所在地汉口。

年仅 23 岁的邓小平，来到中共中央机关，就像孩子回到母亲温暖的怀抱。这里有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刘少奇、李立三、董必武、李维汉、周恩来、张太雷等同志，这一大家子人，使他感到十分亲切。

他是 6 月底来到武汉的，此时国共合作正走向破裂。没过几天，蒋、汪宁汉合流，“七一五”政变发生。一时间，武汉三镇，大江南北，腥风血雨，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为了适应秘密工作环境，保护自己，保存革命，他将原来邓希贤的名字改称邓小平，和李维汉住进汉口天津路 12 号德林公寓秘密住所。

他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政治秘书，在武汉经历了一段紧张而又惊险的地下斗争生活。

政治秘书

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政治秘书，有机会了解党的最高领导层决策情况。他来到中央机关工作没几天，参加了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而召开的改组会议，看到了新的临时中央常委会成立，看到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看到了陈独秀被停职，也看到了李维汉接任中央秘书长职务，还看到支持陈独秀推行右倾投降路线共产国际代表的鲍罗廷和鲁易被莫斯科召回的过程，他是历史的见证人，并且一一记录在案。

中共中央秘书只邓小平一个人，任务繁重，工作艰巨，他不言苦，勤勤恳恳工作，既管理中央文件及交通、机要等项事务，又担任中央重要会议的记录，还要起草一般性的文件，他认真地去做好这些工作。他年轻，朝气蓬勃，浑身是劲。尽管国民党在血腥镇压，“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个”，白色恐怖笼罩着江城，但他毫无惧色，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为了革命，赴汤蹈火，洒热血，抛头颅，他在所不惜。他的脸上总是露着笑容。

鲍罗廷走了，共产国际派罗明拉兹来接替鲍罗廷的工作。这位年仅29岁的年轻人，来到中国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放下行李就提出贯彻共产国际的指令，催促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解决中共存在的问题。

瞿秋白吩咐邓小平做好准备，负责紧急会议的会务工作，要求他“秘密筹备”。邓小平深感责任重大，他必须周全地考虑会

务的各项工作，安排好各个环节，保证不出任何差错。他深知，若想得周到，出半点差错，就会给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他默默地积极地去会做会前的准备工作。

会址定在汉口三教街41号，这是英国人1920年修建的一所公寓楼房，地处俄、英、法租界的结合部，前门临僻街，后门通小巷，屋顶凉台与邻层的凉台相通。一旦发生突变，参加会议的人疏散十分方便。无疑，选择在这里开紧急会议，实在太好了。

当时住在这座楼房里的人，是国民政府聘请的苏联农业顾问洛卓莫夫和洛卓莫娃夫妇，他们已离汉回国，房子正空着。这41号正处在同志们秘密住所的中心地段，集中到这里来开会，路近，保密系数大，不易暴露。

紧急会议原定7月28日召开，由于当时形势严峻，时间太紧，交通不便，北方和上海、广州等地代表，根本来不及通知，也不能到会。因此，会议不得不推迟举行。这段时间，邓小平有时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加上炎夏酷暑，武汉这座火炉的高温，他浑身热汗淋漓。

中共中央决定，8月7日召开紧急会议。

8月3日夜里，邓小平悄然住进了三教街41号，清理房子，布置会场，为“八七”会议胜利召开辛勤地工作。

列席“八七”会议

开会之前，身为政治秘书的邓小平，不仅列席会议，而且得精心安排21位与会代表分批进入会场。凡晓得开会地点的代

表，自己悄悄进入会场，不知道的由地下交通员带进来，代表们都是从后门进入会场的。邓小平坐在后门，逐个登记。

“八七”会议的执行主席是李维汉。会议开始，他宣布会议的三项议程：第一项由罗明拉兹作关于这次紧急会议重要性、迫切性报告；第二项由瞿秋白作党在新形势下的基本任务报告；第三项改组中央政治局。代表们听完罗明拉兹和瞿秋白的报告，然后热烈讨论、发言。列席会议的邓小平，认真听了罗明拉兹和瞿秋白所作的报告，倾听了代表们的发言，尤其是他对毛泽东的发言最感深刻。

毛泽东说：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之后，我们放弃了争取领导权。当时大家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道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后来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搬到空房子去，可是始终没有当房子主人的决心，整天看着人家的脸色过日子，简直像个小媳妇，听人家的示下，任凭人家摆布……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亲自目睹和聆听毛泽东及其重要发言。毛泽东幽默、风趣、深刻和富有哲理的话，不仅引起代表们的重视，而且使邓小平折服，他默不作声，留心听着毛泽东一字一句往下说。

“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毛泽东接着说：“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邓小平久久地凝视着发言

的毛泽东，听完了毛泽东生动又形象的发言，他深切地感受到，毛泽东有力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从此，他与毛泽东之间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八七”会议开了一天一夜，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路线，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八七”会议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邓小平经历了这次会议的全过程，对他后来在人生革命征途中产生重大影响。

“八七”会议圆满结束，邓小平在41号整整呆了6天，会议结束，他清理了会场，最后一个离开。

汉口紧急会议召开后，武汉的形势更加恶化，中共中央机关决定迁往上海，邓小平承担协助中央机关秘密迁移的任务。这期间，他忙着整理中央记录文件，送发重要通知，联络有关部门，接送重要人员安全撤离武汉，直到10月初，他坐上一艘开往上海的外国轮船，离开江城武汉，去迎接新的战斗生活。

心系武汉

斗换星移光阴迫，时间着实过得很快，邓小平离开武汉后，一晃就20多年，直到1948年时任中原局第一书记，他才有机会再来武汉。他喜欢白云黄鹤这个地方，喜欢江城武汉的人民群众，因为1927年他曾在这座古老的重镇生活、战斗过几个月，经历了生与死、血与火的洗礼。

他在担任中原局第一书记期间，亲自创办了中原大学。第二年，该校专设了教育学院，这便是武汉华中师范学院的前身。1984年秋，邓小平在日理万机情况下，亲自审读了华中师范学院撰写的《中原大学校史》的书稿，并就其中照片采选提出了具体意见。1985年11月20日，当华中师范学院更名为华中师范大学时，他欣然亲笔题写了校名，倾注了他对师范教育事业的极大关心。

50年代，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他很关心武汉的经济建设。1958年冬，他冒着风雪，特地来武钢参观，武钢的总经理李一清、副总经理韩宁夫热烈欢迎他和同他前来参观的陈毅元帅。在李一清和韩宁夫的陪同下，邓小平参观武钢一号高炉运料系统和出铁场。

当邓小平来到一号高炉出铁场时，当班的工人师傅热烈鼓掌欢迎，在一片掌声和欢呼声中，他微笑着向工人群众挥手致意，然后选择一个最佳的角度观看铁水奔流。

他站在一根枕木上，仰望着金星迸溅，铁水倾泻的出铁口，他高兴地说：“啊，出铁的时候真好看，真叫人高兴。”当他看到机车将铁水罐拖到铸铁台铸成铁块，即问一号高炉炼铁工、全国劳模李凤恩：“什么时候可以直接用于炼钢呀？”李凤恩立即回答他。接着，他又问站在身边的李一清炼钢厂建在什么地方？李一清扬手一指：“就在那边建厂。”他满意地点点头。

观看了铁水奔流，邓小平总书记感到非常高兴，李一清和韩

宁夫向他汇报，说武钢二号高炉建设也即将破土动工，他听了说：“你们要多建几座大高炉，那时我再来参观。”

可是，时隔15年之后，他才第二次来武钢视察。

他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中，受到无端的打击和迫害，直到1973年3月才恢复他副总理职务。12月21日，他再度来武钢参观。

他关心武钢引进的一米七轧机工程。当他冒着大风雪来到炼铁厂一看，这里旧貌换新颜，已在平地上建起了4座大高炉。他的目光停留在四号高炉，凝眸望着雄伟壮观的高耸入云的炉身，赞叹道：“啊，四号高炉好大好高呀！”当他了解到这是我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自己施工安装的最大的高炉之一，年生产铁400万吨，是全国冶金行业著名的红旗高炉时，他很遂心。

武钢负责人告诉邓小平副总理，四号高炉从破土动工到出第一炉铁水只用了137天，恰好与“淮海战役”的时间相同时，这位当年指挥“淮海战役”的总前委书记说：“好呀，又是一个淮海战役，是钢铁战线的淮海战役。”

小平副总理站在四号高炉的西口，兴致勃勃观看高炉出铁，那奔腾的铁水，飞舞的火花，让他露出可心的笑容。中国太需要钢铁了，他希望多生产钢铁，出优质钢铁在现代化建设中派上用场。

在武钢参观时，他对武钢的发展规模提出了一个宏伟的设想。他对当时的负责人李振江、郑云飞说：“搞建设，就是要有速

度,生产要抓孤才能搞上去。武钢地理条件优越,现在搞400万吨、我看将来可以搞1000万吨。”

他视察结束,在离开武钢时说,他还要来武钢参观,可是他回到北京不久,又被“四人帮”再次打倒了。

蒙难岁月

从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枪林弹雨中打出来的邓小平,他和他的战友们共同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56年,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成为党中央核心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之一。岂料,在“文革”中,他却遭到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几起几落。

“文革”期间,武汉市文物管理处,要征集“八七”会议资料,准备复原“八七”会议旧址的历史原貌。由文物处的负责人张志善去北京访问历史见证人邓小平同志,可是在那“天下大乱”的岁月里,无法找到小平同志。

邓小平同志在哪里呢?张志善他们无从知道。林彪、“四人帮”把小平同志秘密地软禁在江西新建县拖拉机配件厂劳动。无奈,他们只好把征集史料提纲交给中共中央办公厅,请求转交小平同志。他们快快返汉。

武汉市文物处的同志万万没有想到,中央办公厅设法把那份征集提纲及时转给了邓小平,邓小平很快给武汉文物处来信,回答提纲的问题:

“关于党的‘八七’会议,当时我是党中央秘书,是参加了的会议情形,因事隔多年,很模

糊了。”

“我记得这次会议,是在汉口德租界一个俄国人家里举行的,街名、门牌号都记不得了,会址是在一幢单独洋房,是在楼上开的。”

“到会的大约只有20多人。毛主席是参加了的。至于他在会议中坐在哪里,我记不清了。”

在信中,他还回忆了参加会议的与会者、会议经过和选举结果等许多重要情况。最后写道:“我记得只有这些,而且可能有错,李维汉当时是中央秘书长,可能记得更多更准确些。”

时隔40多年,万事悠悠,人的记忆有限,难免有误,甚至有错,但在武汉市文物处未掌握“八七”会议任何文献和史料情况下,邓小平提供的资料实在太珍贵了,这帮助他们全面征集历史资料和复原会址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1976年年底,武汉市文物处复原了“八七”会议会址,这是根据陆定一的回忆布置的。1977年11月,李维汉亲临会址视察,他回忆说,会场复原陈设不似当时的情景。他们两个都是历史见证人,到底哪一个回忆是正确的呢?这成了文物处复原工作的难题。为了“恢复原貌,以存其真”,他们决定再请邓小平回忆“八七”会址的陈设状况。

此时,邓小平正在首都主持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张志善他们即乘车北上。首先找到在京参加教育工作会议的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兼文教办主任的邓垦同志,他们知道邓垦是邓小平的弟弟,请他帮忙。然而邓垦也

不能随便见到邓小平,张志善他们只好把资料和复原会址照片留给邓垦,离京返汉,等着好消息。

邓垦想方设法把文物处留下的东西转给邓小平,经小平同志仔细审阅资料和图片,再次回忆,告诉邓垦,李维汉关于“八七”会址摆设的回忆,是准确的,符合历史实际的。根据邓小平的认可,文物处将会场原状陈列重新布置,从此正式开放。1980年5月,邓小平亲笔题写了“八七会议会址”馆名。文物处的同志十分感激小平同志。希望他老人家能重返黄鹤楼,视察已陈设复原的“八七”会议旧址。

1980年7月15日,文物处同志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三峡情

1989年7月11日上午,邓小平由重庆朝天门码头乘长航东方红32号客轮,顺江而来武汉。沿途经过万县,三三〇工地,宜昌港码头停泊,前后共三天两夜,7月13日晚7时到达武汉。陪同他的有卓琳、邓楠、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四川省省长鲁东、交通部第一副部长彭德清等同志。

当邓小平一行来到朝天门码头上船时,早已聚集在码头欢送的群众热烈鼓掌,邓小平边步上客轮边向群众挥手致意。

7月11日下午7时,东方红32号客轮到了万县,天下着雨,然而雨幕中的码头挤满了欢迎邓小平的群众,小平同志没有下船,经他同意,民警、港监人员以及围船上的工人,都上了东方红32号客船,和邓副主席见面、握手、说话,客船洋溢着欢声笑语,

情洒长江。

第二天下午，客轮到了三三〇工地，邓小平上岸视察，工地上的群众呼啦一下把他包围了，笑声、掌声、欢呼声连成一片，此时此刻，工地变成了欢乐的海洋，邓小平的脸上露出亲切的笑容，不住地向群众挥手致意。

邓小平这次出来，中央只通知要一只船，巡视长江三峡，可要部分票给群众，还一再强调，既保证安全，又使中央领导与群众接近。船上除了邓小平随行31人外，还有80多名船员，还有四川、湖北、交通部、长航的工作人员，大家可以到邓小平住室去坐坐，说说话。中央警卫局负责同志，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在船上不要搞警卫森严，大家随便一些。船到三峡，邓小平和陈丕显、鲁大东等到三层船尾走廊上看三峡风光，大家也跟着去看，和邓小平一起照相纪念。邓小平坐在椅子上照相，有时卓琳看到邓小平同志身边的椅子空着，就主动叫旁边的人坐在一起照相。在宜昌，邓副主席分批接见船上工作人员，分批照相，有11名工作人员忙没照相，快到武汉的时候，都补照了。邓小平平易近人，待人真切，同志们深受鼓舞，非常感动。

邓小平在视察长江三峡沿途中，他对陈丕显、鲁大东和彭德清他们说，长江很好，要好好利用起来，要超过铁路才好。接着同坐的船几千吨，是不是我们自己造的。陈丕显回答说，这只客轮有两三千吨，是上海造的。邓小平又说，今后六机部要与交通部合并起来。彭德清说，我们是搞运输的，六机部是搞造船

的，合并行吗？彭德清告诉邓小平，交通部准备撤销工业局，成立造船公司，下面设3个总厂。陈丕显说，长航要成立一个总厂。邓小平说，统统成立公司，叫他们竞争。还说，今后交通部要把六机部、邮电、民航都管起来。

谈到农村问题时，邓小平说，农村的生产，政策很重要，只要政策对头，群众的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我到四川一看，就是这个样。过去四川田埂上不种东西，现在都种了，这就可以解决吃菜等问题。并说，你们不要怕什么资本主义，怕什么单干，土地都是国家的，像黑龙江那样，一大片土地，要用拖拉机才行，他能单干吗？

在与陈丕显、鲁大东他们谈到刘邓大军进大别山的情况时，邓小平说，我们大军进入大别山，部队没有棉衣，就在当地征集。当时大别山有许多棉花，用它织成土布，我们就把土布征集起来做军衣，10天的时间，全军的军服就搞齐了，这说明当时大别山的棉花和土布很多。

邓小平在客船上生活了几天，认为伙食不好。我们是特级的伙食还是这样，可见一般旅客的伙食就更不行了。现在我们民航、铁路、客船上的伙食都不好，这样不成，一定要改善才行。要进行竞争，对厨师要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技术，改善客船上的伙食，供应旅客。可以用搞好伙食来招揽生意，这是可以赚钱的。厨师好的可以高薪，服务员服务得好的可以工资多些。过去我们对理发员就分好几级，特级理发员一个月100多元工资，在

上海，我还对特级理发员进行了考试。

外国飞机上的伙食就很好，喝酒是不不要钱的，服务员态度也很好，这就是竞争。为了拉生意，现在我们出国都要强迫我们坐自己的飞机，这个制度必须改掉。你搞得不好，人家就可以不坐你的飞机。

说到长航的体制问题，邓小平说，长航的各个分局可以改为公司，实行单独经济核算，各个公司进行竞争，争生意，搞得好的可以多得奖金，搞得不好的倒了也是活该！

大家听了邓副主席风趣、生动又深刻的谈话笑了起来，笑得很开心、很快活，小平同志也笑了。客轮上气氛很活跃，大家都感到旅途很轻松，说着说着，东方红32号客船驶进了武汉港。此时江城万家灯火，欢迎这位伟人到来。

重返旧地

邓小平来到武汉，在东湖客舍百花村下榻。他只休息了一天，解除旅途的疲劳，第二天，也就是7月15日早上，他和夫人卓琳乘坐一辆普通的面包车，从武昌来汉口参观“八七”会议纪念馆。

上午9时35分，邓小平乘坐的面包车在“八七”会议纪念馆门前嘎然而停住，早已恭候在这里欢迎邓副主席的武汉市文物处和“八七”会议纪念馆的同志们，看到邓小平从车上走下来，热烈鼓掌欢迎，小平同志向他们点头致意，和他们一一亲切握手，同志们看到邓副主席神采奕奕，精神饱满，身体健康，都十分高兴。



邓小平 1980 年 4 月 21 日

邓小平慢慢走上二楼，观看已复原的“八七”会议会场，他边看边默然回忆当年的情景，并回答文物处同志的提问。

“邓副主席，”张志善为了进一步弄清开会的房间，问：“我们根据李维汉同志的回忆，复原了会场，会议主席台的桌子靠窗户摆着，是不是这样？”邓小平点点头。接着，文物处的同志又问：“邓副主席，开会这是间房子，还是后面的那间房子？”邓小平转身仔细地看了看后面的那间房子说：“很可能是这间房开的。”他沉思一会，肯定地说：“是这间房。”

邓小平对会议所在房间的回忆，符合当时险恶的政治局势，与李维汉的回忆相吻合。这样，武汉市文物处复原“八七”会议会场的陈设，如实地恢复了历史的原貌。

当邓小平到楼下参观辅助陈列时，陈丕显同志驱车从武昌赶来了，他问邓小平：“怎么样？像不像？”邓小平说：“基本上像。”

在陈列的前面部分，邓小平没细看，很快走过去了。当文物处的同志介绍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和工农运动遭受破坏的数字统计表时，小平同志感慨万千：“那统计不清啊！”文物处的同志介绍会议代表名单排列顺序时，小平同志说：“那个时候不兴那些规矩。”张志善指着陈列版面下面“邓小平”的名字说：“我们在这里写的你的职务是党中央秘书。”邓小平说：“是政治秘书。”张又问：“有人说你是党中央秘书长？”邓小平说：“27年底我才是党中央秘书长，这个时候我是秘书。”

“八七”会议的代表中，大多数人都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邓小平无限深情地说：“当时他们都是年轻人啊！”

看到了陈列最后部分，文物处的同志问：“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各地举行武装起义？”邓小平强调说：“首先是‘八一’南昌起义。”张志善说：“‘八一’起义在前面作为会议的背景讲了。”邓小平说：“‘八一’起义是在‘八

七’会议之前，但‘八一’起义也是‘八七’会议的方针。”小平同志虽然已是76岁高龄，可思维敏捷，记忆特好，口齿清晰。他话不重复，观点深刻，令人敬服。

半个小时视察结束了，邓小平高兴地与文物处以及“八七”会议纪念馆的同志合影留念，他亲切地连声对同志们说：“劳神！劳神！”并一一握手告别。这时纪念馆门前挤满了人，他们看到了邓副主席，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小平同志微笑着向群众招手致意，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上了面包车离去。

7月16日上午，邓小平和夫人卓琳一行，在陈丕显同志的陪同下，驱车前往青山十里钢城视察。他受到了武钢经理沈因洛、副经理兼总工程师张春铭以及工人群众热烈欢迎。

这是邓小平第三次参观武钢了。7年前，他说要再来武钢的，这天，他终于来了，心情格外舒畅，展现在他眼前的，十里钢城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怎么叫他不高兴哩！

在一片掌声和激动人心的欢呼声中，邓小平在陈丕显、沈因洛和张春铭的陪同下步进连铸车间。他问张春铭为什么先参观连铸车间？张对他说，从联邦德国引进的1600毫米板坯连续铸锭机，是一米七三个轧钢厂的前工序，素有“粮仓”之称。钢水在这里铸成钢坯后，首先送往热轧带钢厂轧成热轧卷（板），再分别送到冷轧薄板厂和硅钢片厂进行深加工。小平同志点点头说：“噢，这里是一米七的咽喉，这里的工作很重要，要抓好。”

邓小平又问：“硅钢厂生产

怎么样？你们的矿石含铜，对铜的质量有影响吧？”

张春铭听了觉得邓小平对武钢的情况很了解，很关心。

当邓小平听说“海比”专利是美国发明出口到日本，日本改进后又卖给美国时，他说：“我们要学习国际上先进技术和先进经验，要有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志气。”

从第二炼钢厂出来，邓小平视察了冷轧薄板厂和硅钢片厂，接着到热轧带钢厂参观。他对沈因洛和张春铭说：“你们要利用先进设备和先进技术，搞好产品质量，多出钢材，出好钢材。”

邓小平说着走到操作台前，观看开轧。那通红的钢坯从加热炉方向，穿过粗、精轧机组和层流冷却系统，在轧辊上飞速滚动，由厚变薄，由红变黑，最后成卷，他非常高兴，说：“配套建设很重要，只有配起套来，一米七才能发挥出效益。”

参观结束，邓小平同工人群众握手告别，乘车返回住所，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视察武钢。武钢在他的心中，他的足迹留在十里钢城，百里矿山。

他回到客舍时，弟弟邓垦带着一家子来看他。

兄弟手足情

兄弟俩相见相聚，那是亲情相投，家人团聚自然有许多话要说。邓小平住北京，邓垦住汉口洞庭街，相距千里之遥，各自的工作都很忙，难得见一次面。所以，邓小平来汉，邓垦带着夫人丁华和孩子来到东湖客舍看望兄嫂。

据邓垦同志说，邓小平仁兄来武汉次数虽不多，但也来过几

次，然而从未在兄弟家里住过，来了，住东湖客舍。

1973年底，邓小平送外宾到广西，返回北京的时候路过武汉，他在江城停留两天，特地到汉口洞庭街看兄弟邓垦一家，这是他第一次，也仅此一次，来到邓垦家里。他带来几个芋头，这是广西的土特产。1929年，他曾在广西领导百色起义，当年他吃过这种皮色淡红的芋头，觉得挺好吃，喜欢吃，这次送外宾到广西什么也不带，顺便买些芋头带回北京。

“哥，你带回去吃呀！”邓垦这样说。

邓小平说：“我带来给孩子们赏个鲜，广西的芋头挺好吃的。”

诚然，邓小平送来的这几只广西的芋头，分明是兄弟之间的情分体现。这是邓小平对邓垦的一片心意。

邓垦说，邓家早有规定，家里的私事与国家的公事要分开，这是邓小平立的规矩。家里人在一起不谈国事，只谈家事，家里人不得问他在干什么事，凡是涉及国家的事，党内的事，均不许打听，也不许打着他的招牌去从事任何活动。由此可见，邓小平对其家属要求是很严格的。

邓小平来到兄弟邓垦的家，看了看住宅的房間，和孩子们说说话，然后问邓垦有几户人家住在这里。邓垦告诉他，这栋二层楼房，住两家人，楼下刘惠农住，楼上住邓垦一家。邓小平说认识刘惠农，想看看惠农同志。邓垦叫孩子下楼去看刘惠农是否在家，先通知一下，再让邓小平下楼去见他，可是不一会孩子上楼

来说，刘惠农不在家，出去了。

邓小平在邓垦家里只坐了半个小时，邓垦送他出门的时候，对他说：“哥，你何必跑来呢，这里周围住着很多居民，人多复杂。以后你别来了，我带孩子到东湖客舍去看你。”邓小平说：“不要紧的，我是顺便来看看你们。”

第二天，邓垦带着丁华和孩子们到武昌东湖百花村客舍看望邓小平，中午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邓小平吃饭很简单，吃四川咸菜，吃一点辣椒，饭量小，喜欢喝一点酒。早年喝点茅台酒，年纪大了，不喝茅台了，喝点葡萄酒，绍兴酒。这天中午，他喝了一点葡萄酒。下午，邓垦一家返回汉口，他乘火车回北京。

此后，邓小平来武汉视察工作，或到南方巡视路过武汉停留，都住在东湖客舍，邓垦就带着全家到住所看他。孩子们喜欢跟和蔼可亲的伯父邓小平玩，说笑話，高兴高兴……

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经过武汉，他在武昌火车站接见湖北省委、省政府和武汉市委、市政府党政负责同志谈话。此时已是湖北省副省长的邓垦同志，也赶到车站看望哥哥，参加接见，聆听邓小平同志的谈话。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武汉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沉痛哀悼这位伟人。现在，我们撰写这篇文章纪念他，缅怀他，寄托我们的哀思。

（作者单位：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辑 徐双明



张学良夫妇在美接受采访时的情景

张少帅百岁普天贺

□ 飞 翼

5月28日,爱国名将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喜过百岁生日,他的夫人赵一荻也在同日度过88岁生日。

历经百年风云,张学良将军迎来了他的百岁华诞。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于6月1日致电张学良先生并赠送花篮,祝贺张先生百年华诞。江泽民在亲笔签名的贺电中说:“欣逢先生百年华诞,特致电深表贺忱!先生当年之殊勋早已彪炳史册,为海内外华夏子孙所景仰铭记。先生之爱国精神,更将发扬光大。遥祝先生善自珍重,颐养天年。”

张学良将军百岁祝寿活动

相继在美国夏威夷、我国北京及沈阳3地隆重举行。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隆重举行“张学良将军百岁祝寿书画展”及新近整理的生平图片展,在沈阳,6月3日至6月底,另一个祝寿展览同时举行,观众可以看到我国著名书画家饱含深情为张将军百岁华诞的专题创作及历年为张将军祝寿的书画精品。张学良旧居陈列馆还对观光者实行为期3天的半价门票优惠。

在美国,张学良旧居陈列馆将在夏威夷华人第一基督教堂内举办百幅“张学良将军生平图片展”,参与整个海外祝寿活动中的百岁寿诞庆贺会,并分别给

张学良和夫人赵一荻赠送百岁寿诞贺礼。家乡人赠张将军的礼物是:外表为筐萝状、里面镶嵌东北特产高粱、大豆、谷子的木雕,赠赵一荻的礼物为花生木雕。

确保台湾在版图

这位为国家为民族立下丰功伟业的百岁老人为什么一直受到上至国家元首、下至普通百姓的崇敬呢?只要你重温一下先生的《谒延平祠》,你就可以理解先生那颗心系祖国统一的赤子情怀。

那是1990年6月,在海内

外华人的张罗下，张将军首次抖落历史的尘埃，在台北庆祝90大寿，其旧部吕正操将军致电祝贺：“先生爱国爱民，坚贞不渝，大义凛然，天人共鉴。”张将军特选其旧作《谒延平祠》手书回赠吕将军：

孽子孤臣一稚儒，
填膺大义抗强胡；
丰功岂在尊明朔，
确保台湾在版图。

谒延平祠旧作，书寄正操学弟正九十老人敬庵书

“毅庵”，即千古功臣张学良将军。当时张将军为什么给吕将军书赠《谒延平祠》呢？因为他已经看清了李登辉之流的分裂本质，特以此诗来抒发他的爱国情怀。

其时李登辉已上台数年，排除异己，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他纵容“台独”在海外的总部迁回台湾；他一反过去的禁令，宣布“台独”为合法团体，并声称“台独”喧嚣仅为“言论”而非“行动”，“不违法”，猖狂扶植“台独”势力。

幽居在台北的张学良，已洞察其奸。他在其众多的诗词中特选《谒延平祠》赠亲友即是对李登辉“台独”路线的强烈谴责，也是对祖国大陆的殷切厚望。

延平，即郑成功。明永历帝封郑为延平郡王。清初，郑抗清兵败，率部入台，打败了荷兰殖民者，使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张将军在诗中表明：郑成功的丰功不在于尊明朝为正统，而在于赶走了外国侵略者，确保了我们的宝岛——台湾永在祖国版图。

“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1990

年6月，张将军在友人为他的90大寿而举行的庆贺会上，本有千言万语要向亲朋好友来倾吐，但他却强调：只要有为国家效力的机会，他将以年轻时一样的心怀尽心尽力。

今年3月18日，在李登辉的黑金和暗箱操控之下，国民党在选举中惨败，使“能够贯彻李登辉‘台独’路线”的民进党获胜。身在异国的张将军义愤填膺。据李国祥先生4月13日报道：“最近，张学良从美国打电话表示，当年他的题词‘确保台湾在版图’的初衷未改”。这是对“台独”分子吕秀莲等的迎头痛击。“确保”三字，字字千钧，掷地有声，表达了老将军的雄心壮志，坚如磐石，也表达了全国人民的心愿。

老将军所说的“年轻时的心怀”是指他继承父业后为了祖国的富强和统一而进行的三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壮举。

1928年6月4日，张将军的父亲张作霖在辽宁皇姑屯被日军炸死，国仇家恨集于一身。此时国内军阀割据混战，民不聊生，外敌趁虚而入。张将军深知：“如欲抵御外侮，必须保持国内统一。”同年7月4日，他正式主持东北大政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冲破国内外的重重阻力，进行东北易帜，为中国的统一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其二是1930年，他率东北军入关，武装调停了蒋、阎、冯中原大战，其口号就是“永息内战，拥护统一”。

其三是1936年12月12日与杨虎城将军一起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停

止内战，同意抗日，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关头，挽救了危局。此时他年仅36岁，与杨虎城一起成为中华民族的古干功臣。为此，这位风华正茂的少帅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这就是他所说的年轻时的心怀。

1991年6月4日，张将军应邀到纽约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李道豫大使的别墅做客。阔别祖国大陆几十年，亲人相见，老将军的心情特别好，谈兴很浓，话题也很广，但他最关心的还是祖国的统一问题。他对李大大使和从祖国来的吕正操、阎明光等人说：“我看，大陆与台湾将来统一是必然的，两岸不能这样长期下去。”并说：“这只是一个问题。”其远见卓识，非同一般。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张将军作为20世纪中国政坛著名风云人物，在被囚禁和幽居了半个多世纪以后，爱国情怀，初衷不改，百岁高龄仍念念不忘祖国效力。他对吕正操等人说：“我愿保存我这个身份，到那一天会用上的。”他满怀深情地对祖国的亲人们说：“我，虽然九十多岁了，但是天假之年，还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愿意尽力。”赤子之心溢于言表。唯恐亲人们疏忽，他再次强调：“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愿为中国出力。”金玉之言，与那些连自己是中国人都不敢承认的败类相比，真是天渊之别。

白山黑水相居地，巍巍昆仑中国心；万里长江东流去，浩浩黄河水不息。少年壮志，何日梦成真？心系家邦的张将军，1991年春夏之交他第二次与吕正操

面谈时，吕正操向老人呈递了原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给老将军的信。他在复信中写道：“分席台湾，遥首云天，无日不有怀乡之感，一有机缘，定当踏上国土”，并引用“鹤有还巢梦，云出岫心”，表达他对家乡之至爱 and 期盼祖国统一深情。

“堂弟”为少帅忙祝寿

3月12日上午，美国夏威夷的一座华人教堂里响起悠扬的钟声。刚刚做完礼拜的人们，簇拥着一位坐着轮椅的老翁缓缓走出大厅，他就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这是抱病多日的他，今年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

在走廊大厅门口，一直闭着双目的张学良突然睁开眼晴，与一位从中国大陆专程而来的学者亲切握手，这位学者名叫张德良。

张德良是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不少人以为他是张学良将军的堂弟，其实他和张学良无亲无故，但这个误会又确实事出有因：他潜心研究张学良达40年之久，撰写和主编关于张学良研究的专著40余部，并担任张学良研究会会长、张学良基金会会长等职。而且他也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张德良在研究张学良方面成果累累，曾多次打破学术界的种种沉疴。例如，传统观点

认为，张学良被称为“抗日名将”，主要是由于他领衔发动了“西安事变”，而“九一八”时期的张学良则是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忠实执行者和贯彻者。张德良通过发掘大量史料，向这一传统定论提出挑战，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张学良将军是中国抗战的第一倡导者，他领导的东北军打响了中国抗战的第一枪。从北大营突围战到长春突围战、江桥抗战、天津抗战，到锦州保卫战、热河保卫战等12次重要战役战斗中，张学良所领导的东北军都起到当先锋打头阵的作用。由此，他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抗战不是8年，而是14年。1931年到1937年是6年局部抗

战阶段；1937年至1945年为8年全民族抗战阶段。

张德良教授的这一学术观点引起海内外史学界和新闻界极大震动。《人民日报》（海外版）、新华社、法新社、美联社、《朝日新闻》、《美国侨报》等60多家新闻媒体予以报道。张德良的名字也逐渐引起张氏家族的关注。张学良的六妹张敏敏从台湾到大陆省亲，专程看望了张德良教授。1990年祖国大陆以张学良基金会和张学良暨东北军研究会等民间团体的名义，为张学良庆贺90岁寿辰。这次活动之后，张德良和周毅两名教授给张学良将军写了一封信，并寄去研究会新出版的两部著作：《张学良将军诗词注释》和《东北军史》。

1991年2月7日，张德良教授收到了张学良将军的回信。以往张学良的信件大都由他人代笔，张学良只签个名，而这封信从信封到信纸都是张学良亲笔所写，使用的是水印纹纸，为防止每页都盖有张学良的小篆印章，信的内容是：

德良、毅二弟鉴：
来书及寄来的《东北军史》、《张学良将军诗词注释》已收到，谢谢。余老矣，想目力不佳，不能多写，写字相当困难，请愿宥。愿上帝祝福！

张学良顿首
二月七日
随信还寄了一张



年轻时的张学良

落款为“九一老人张学良书”的亲笔题词：“爱人如己”。

历史走进新千年，张学良也将迎来他的百年华诞。张将军百岁寿辰究竟是哪一天？此前，海外一些民间团体未搞准日子而匆忙发起张学良的庆寿活动计划，引得张将军不悦。他曾说过：“我的生日是假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张德良告诉笔者：张学良以前都是按农历过生日，他生于1901年农历4月17，算下来应该是6月3日。可是到了1928年的生日那天则变成了6月4日，而这一天恰巧是他的父亲在皇姑屯被炸身亡的日子。因此张学良28岁的生日没有过。以后过生日，他也总是避开这一天，所以接公历算他的生日便没有固定的日子，或6月3日，或6月1日，有时他也在5月31日或5月30日过生日。今年的农历4月17是公历5月20日。考虑到他的夫人赵一荻女士的生日是阳历5月28日，因此张德良、周毅等一批教授建议，将张学良将军的百岁寿辰和赵一荻夫人的88岁寿辰合在同一天——5月28日，一起庆祝。然而，庆祝活动及其日程安排必须征得张学良夫妇的同意。

为了和张张学良夫妇面商祝寿之事，今年3月3日，张德良和周毅应邀在旧金山出席第六届中日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又专程飞往洛杉矶，与张学良将军的女儿张闻瑛商谈祝寿之事。次日，张德良等又与亚洲商务会会长兼美国东北同乡会会长肖朝智会晤。作为张学良前夫人于凤至的义子肖朝智与张

德良等达成协议，今年由张学良基金会和张张学良研究会做主办单位，领衔组织张学良诞辰100周年的庆祝活动。

接着，张德良等又飞往张学良夫妇的定居地夏威夷。他们首先与夏威夷华人摄影协会会长古江取得联系，由他带领前去拜见了夏威夷华人第一基督教公理会牧师、美籍华人程嘉禾。此人常为张学良夫妇讲经说法，故深得张氏夫妇的信赖。据程牧师介绍，张学良将军自去年夏天以来，身体一直非常虚弱，双耳严重失聪，眼睛已经看不清人，夫妇俩现已从公寓搬到一处僻静的别墅，并谢绝一切来访。

鉴于这种情况，张德良教授等与程牧师共同商定了庆贺张学良将军百岁华诞的各项活动内容，含教会礼拜仪式、祝寿大会与晚宴，百岁华诞学术研讨会、张学良生平图片展、名家书画展等。当晚，程牧师将商谈的结果向张学良夫妇作了汇报。第二天，程牧师告诉张德良，张学良夫妇完全同意他们议定的活动安排，赵一荻夫人还特别提议，张学良将军喜爱京戏能否再加一项内容：请北京来个京戏班子助助兴？张德良当即表示，可以办到。

少帅和人民心相通

祝寿之事得到张学良夫妇的首肯，张德良美国之行的目的已经达到，但他心里还有一桩很大的遗憾，就是没能亲眼见到他研究了40年的主人公——张学良将军。牧师十分理解张德良的心情，他向张教授透露：现在想

见张学良的唯一机会，就是等到教堂做礼拜的时候。过去，张学良身体状况好的时候，每逢礼拜天，他都和夫人到夏威夷华人第一基督教公理会教堂做礼拜。可是自从去年他重疾缠身后，来教堂做礼拜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今年以来，他一次也没有露过面。第二天就是礼拜天，也是张德良在美国逗留的最后一个星期天，这是他可能见到张学良的唯一的机会。

3月12日早晨8时，古江先生开车送张德良一行去教堂。到那里时，礼拜式已经开始，程牧师的妻子将张教授一行人引进教堂大厅中央一行预留的椅子上就座。坐下后，张德良蓦地发现一个熟悉的背影：大厅前排右侧坐着的这个头戴毡帽、微微驼背的背影，这不就是自己多次在照片上和电视里见过的张学良将军吗？他的后面，是一位推轮椅的护士，再后面就是赵一荻女士。

张学良将军在教堂里整整坐了1小时。仪式一结束，坐在过道处的女护士迅速从门后推出轮椅，扶张学良老人坐上，很快地离开了会场。

当张德良匆匆赶到教堂走廊大厅的时候，坐在轮椅上的张学良将军被几位认出他的人簇拥着合影。当年叱咤风云的张将军显然已经老了，合影时，他的眼睛都无力睁开。也许是一种心灵感应，当张德良上前握住张学良的手时，这位处于朦胧状态中的老人突然睁开了双眼，朝着张德良慈祥地微笑。张德良向老人大声问候，可是张学良指指自己的耳朵，示意他很难听见，接着，

老人指指张德良的心，又指指自己的心，示意你的心意我心领了。张学良将军愉快地接受了与张德良等人合影的请求，与他们照了两张像。临别时，张学良朝张德良微笑着，颌首致意；他又一次指指彼此的心，仿佛是说“我们早已认识了，彼此心心相印。”张德良回国后，逐一落实了为张学良将军庆贺百岁华诞的具体事宜。

如果说张德良见少帅还有些美中不足的话，应邀赴旧金山参加第六届中日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白竟凡女士算是最幸运的。她见将军的那天，将军情绪特别好，听力也不错，她们在一起还拉了好半天的家常呢。

白竟凡的公公高崇民，1929年是张将军的秘书，进关后是张将军的参议。1935年底他又到西安辅佐张学良，主张东北军联合杨虎城、联合红军，反蒋抗日。西安事变后他任张学良、杨虎城的政治设计委员会主任，同张学良是莫逆之交。去美国前，她曾通过张学良基金会的周毅教授与张将军的牧师程嘉禾先生取得了联系，届时由他安排她们与张将军会面。

在美国参加完学术研讨会后，3月15日，她们专程来到张将军居住的地方夏威夷。但不巧的是，程嘉禾牧师到加州开会去了，于是她们连夜打电话与周毅教授联系，打听到张学良将军常去做礼拜的教堂。然后带上摄像机、照相机和要送给他的纪念品，希望在那里能碰到他。

3月19日，夏威夷蔚蓝的天空万里无云，风和日丽。8时45分，她们一行4人来到了第一华

人教堂，期待看张将军的出现。几分钟后，张将军和夫人赵一荻来到教堂，她们欣喜若狂，终于在教堂等到了将军和夫人。

将军头戴黑色帽头，身穿蓝色休闲服，坐在轮椅上，精神饱满，慈祥可亲。来后，他和大家一起专心唱诗作弥撒，白竟凡不好打搅他。

当礼拜结束，服务员把他推向东侧门外，这时有不少人围上来找张将军合影留念。此时，她也急忙围到张将军身边，高声地向他介绍：“我是高崇民的儿媳，代表全家看望您老人家来了。”由于他耳朵听力弱，她连说了两遍。他听清楚了之后，重复着说：“高崇民啊！高崇民啊！”很快他回忆起自己的老友，并紧紧地握住她的手，像见到亲人一样有力地手摇着。她说：“我这次到旧金山参加学术会，会后专程到夏威夷来看望您老人家，我代公公圆了他一生都想看望您老人家的梦。”他一边点头，一边仔细打量她，并用力地摇动着她的手。她接着又告诉他：“我这次来还有一个目的，是给您老人家祝寿，送您一幅百寿图，还有书法家崔于芳给您写的百龙图。”

这时，她妹妹白晶泉展开了金字红地金光闪闪的百龙图条幅，张将军张开了两只手似乎想接过来看看。她指着条幅说：“崔于芳给您写的百龙图，代表了大陆人民对您的敬仰、爱戴和怀念！”他看看条幅，面带微笑说：“我今年整整100岁了！”白晶泉说：“我的老头张夫人是您的学生。我给他出了一本文集，上面还有你们东大篮球队东征日本的照片。”张将军接过了文

集。晶泉接着说：“东北人民都想您，您想不想回东北？”将军说：“东北是我的故乡，我怎能不想回东北呢？”晶泉说：“那您什么时候回东北？”他说：“我不知道。”她们说：“我们这次来是专程给您祝寿的。”晶泉说：“祝您健康长寿！”他笑着风趣地说：“可别再长寿了，我现在已经100岁了，再长寿就成了老怪物了！”大家听了幽默的话语，都呵呵大笑起来！

欢笑声中她们和张将军合了影。拍完照，她又把离京时张学思夫人谢雪萍托她带去当年他们的全家福给他看，并指着照片中的人说，这是张学思及其老母许夫人。他一边仔细看，一边频频点头。接着她又把一张澳门回归纪念卡送给他。张将军接过这礼物问：“这都是给我的？”她说：“是，都是给您的！”

这时，接张将军的汽车到了，服务人员催促说：老人家出来时间不短了，该回去休息了。她们只好与他依依惜别，送他上了一辆面包车，随后，他和夫人的轮椅也被推上了车。她们站在那里望着汽车渐渐远去，而在场的人们却谁也不愿离去。她们回味着这次幸运的相会，心中无限欣慰，久久不能平静！

(作者单位：武汉市黄陂区台办)

编辑 易涛



严峻考验志更坚

1927年，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致使大革命失败。汪精卫、蒋介石遥相呼应，在武汉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蒋汪两股污浊合流，武汉顷刻间变成了恐怖的人间地狱。

当郑凯卿知道陈独秀犯了右倾错误时，开始他不相信这是事实。但是工人纠察队被解散了，一千多支枪，那是工人阶级的家底也拱手交给了敌人，这是事实。这是陈独秀对蒋介石反革命进攻采取的退让政策。郑凯卿感到万分痛惜和愤慨。

湖北督军公署下令通缉追捕工运领袖、工运骨干、工运积极分子。一时间，军警倾巢出动挨家逐户日夜搜捕，囚车啸叫，枪声频频，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江城。反动派提出“宁可枉杀一千，不可漏网一个”的反革命口号，使数以万计的共产党人、革命者和无辜人民惨死在他们的屠刀下。

同年冬天，刽子手杀害了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同时贴出悬赏告示：通缉董必武。告示标明15000元现洋买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的人头。董必武的处境十分危险，如何能使他安然脱险？对此，郑凯卿及同志们十分焦急，他们要将董必武送到安全的地方，避过这恶风狂浪。

在一个狂风骤雨的黄昏，郑凯卿接到上级口头指示：“当晚11时，趁雨夜秘密护送董必武上‘安庆’号轮船离开武汉，联系人是水手长袁祥福。”“‘安庆’轮上的船长是个英国人，一般不会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怀疑，可以避

中共早期工人党员郑凯卿（三）

□ 郑季霞

开搜查。郑凯卿考虑护送途中要绝对安全可靠，万无一失。于是他披着蓑衣，戴着斗笠，穿着草鞋化装成人力车夫，约了陈万年老人，拉着两辆人力车在约定的地点等着。午夜，郑凯卿迎接董必武，只见董必武身着船员制服，和袁水手长一起迅速跨上郑凯卿安排的人力车。他们从容不迫从中山大道转至江汉路，来到海关钟楼，见无异常情况，停在太古码头前。临别时，董必武急促轻声对郑凯卿说：“暂时停止一切公开活动，同志们都应尽快转移，你马上离开武汉，去江西找陈潭秋，再作长远计议。凯卿，要记住革命是一定能成功的！”

董必武转身大步流星地跟着袁水手长朝“安庆”轮走去。郑凯卿拖着人力车，几步一回头，他想再看一眼董必武，可是什么也看不清。他一边拉车，一边回忆七八年来与董必武相处的日子，许多往事历历在目。当他写好《武昌五局工人状况》的调查报告后，给共产主义小组的同志们看，董必武中肯地为他提出了好几处修改意见。

董必武还经常送给他一些进步书籍和《楚光日报》、《汉口民国日报》。这些报纸是董必武筹办的，只要报上有宣传革命主张的好文章，董必武就必定向他推荐。郑凯卿对董必武怀有深深的敬重。虽然董必武工作很忙，但对郑凯卿的帮助总是非常耐心、热忱，这次离别不知何时才能重逢。

艰难困苦情不移

由于当时革命形势需要，郑